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雙溪獨語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雙溪獨語／錢穆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1002-2

I. ①雙… II. ①錢… III. ①錢穆（1895～1990）—文集 IV. ①C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01571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雙溪獨語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劉瑞蛟 張婷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32.25
字數 363千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1002-2
定價 68.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雙溪獨語

錢穆

錢穆先生手迹

小閣凭欄楚雨昏
 匡牀擁被陶然
 夜半人替何處
 隔浦蘆花
 漁船山人別無
 妄念三
 茶兩飯便足
 種成百樹
 梅
 乾此是窮奢
 極欲

錢穆

川寓高景逸詩



錢穆先生書法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一九七二*年秋至翌年夏，錢賓四先生為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講授「中國思想史」課程，就課堂所講內容，撰寫成文。曾絡續刊載於該校文藝復興月刊。因授課於臺北外雙溪素書樓，而所言又多為時人所少言者，故特名之曰「雙溪獨語」。全書三十篇，凡八十四節；篇、節並無分目。

本書所述，不蹈畦徑，別立機杼，首自衣、食、住、行，以至夫婦婚姻，五常五倫，人品雅俗，乃至三教異同，性理情欲；再進而就思想文化之專門觀念作深人之闡發，如道德與知識、進與止、常與變、久與速、內與外、爭與讓、群與己、職與權、工作與娛樂、儲蓄與消費、隱藏與顯露、少數與多數、文與質、偏與中等，皆竭其兩端，致廣大而盡精微。或引經據典，或能近取譬，而真知灼見，溥博淵泉，不擇地而出，誠可具見先生爐火純青之功力焉。

是書於一九八一年元月由臺灣學生書局初版；一九八三年三月校正初版若干誤字，發行再版。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今整編為全集，即以再版本為底本，新加入書名號、私名號、引號；至原書所引重要古籍，則提出另排，以期版式清朗，方便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一九七二年秋迄於翌年一九七三年夏之一學年，余為陽明山華岡文化學院歷史系碩士班研究生授課，就其講堂所講撰寫成文，共得三十篇，絡續刊載於學院所編之文藝復興月刊，而名之曰「雙溪獨語」；因諸生皆來余寓素書樓受課，樓對外雙溪。余告諸生：「凡余所講，雖亦引經據典，述而不作，了無新義，然諸生驟聞之，或將疑其與平日所受課不同；即在報章雜誌及其他學人新著作中，亦少及此等話；不啻若為余今日一人之獨語。然苟留在心頭，他日多涉古籍，當亦知非余一人之獨語也。然歟！非歟！則待諸生自定之。」稿既成，擬續有改訂。乃余此下方忙於彙集舊作，編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書，前後共八冊；①未及完編，而余雙目忽失明，不能見字。而此稿藏篋笥前後已達七載，再不能復有改定。棄之可惜，姑以付印。聊述其成書之緣起與經過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下旬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五。

① 編者案：錢穆先生於一九八八年曾續編成現代史部分，未及出版，先生遽然逝世。今整編全集，已將遺稿編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九、第十兩冊。

目次

序

篇一

篇二

篇三

篇四

篇五

篇六

篇七

目次

—

—

二一

四一

六七

八一

九九

一一一

—

篇八	一三三
篇九	一五七
篇十	一七三
篇十一	一八五
篇十二	二〇三
篇十三	二二五
篇十四	二四七
篇十五	二六一
篇十六	二八七
篇十七	三〇一
篇十八	三一七
篇十九	三三一
篇二十	三四三
篇二十一	三五五
篇二十二	三七五

篇二十三	三九五
篇二十四	四〇三
篇二十五	四一三
篇二十六	四三一
篇二十七	四四五
篇二十八	四五七
篇二十九	四六九
篇三十	四八七

篇一

一

近代人常以「自然」與「人文」作為相互對立的兩觀念。但此兩者間，實難有一明晰之劃分。中國古人分言「草昧」、「文明」。照理，草昧時代應更多接近自然，而文明社會則應人文方面更多。但不能說文明社會即違反了自然，而且草昧時代，更有許多反而不自然的。又且草昧與文明之間，也沒有一條可以明確劃分的界線。

中國古代，儒、道兩家思想，對自然、人文，偏輕偏重，或從或違，有着很多深微的分歧。姑從衣、食、住、行說起。人生不能脫離衣食住行，但衣食住行之逐步進展，究竟是自然，抑算是人文？其間便多有異見。

先言「衣」，中國人每以「衣冠文物」連言。在儒家看來，衣代表着人文極重要的一項。孔子

說：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易大傳說：

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要治天下，便該有衣裳冠服之制。小戴禮說：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瞻視屬於身，衣冠乃身外之物，但不能衣冠不正而專求尊瞻視。正衣冠正是尊瞻視一項必然連帶的條件。瞻視屬於自然，但必要尊瞻視，便是把人文來加在自然上。所以說：「禮者，天理之節文。」若謂自然即是天理，也得要加以節文，但有了節文仍還是天理。可見由儒家言之，自然、人文並不能也不該劃然分界，更貴能相通合一。

孟子說：

室中有鬪，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

尤如子路在衛遇難，兵矢交集，還得正纓結冠而死。好像衣冠還重過了生命。日本武士道之切腹自殺，也成為一禮。在切腹前，剃鬚梳髮，沐浴既畢，便得改穿白衣，外加禮服。此種風習無疑乃演變自中國之儒家。此可說，衣冠決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們生命中一種莊嚴表現。有了衣冠，生命纔莊嚴。子路之正纓，日本武士道之切腹，正為要莊嚴其生命，雖臨終也該有一個莊嚴的結束。滿清人關，嚴令薙髮，當時有「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之峻令，但社會反抗迭起，有像畫網巾先生等人，冠髮尊嚴即代表着民族尊嚴，與孔子被髮左衽之說，先後兩千年，精神一貫。亦可說，變了冠服，可使生命血統失其莊嚴，並可使文化傳統失其存在。

道家看法便不同。莊子云：

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乃遠自殷代以來沿用的一種禮帽，但越人裸體，在皮膚上刺花紋，不着衣裳。斷了髮，更不用戴

帽子，何論是禮帽。在莊子口氣中，顯然有菲薄當時人文社會那一套冠裳之制的意思。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

吾以天地為棺槨，萬物為齋送，葬具豈不備。

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西漢有楊王孫，治道家言，遺命薄葬，亦只要裸體入棺，不煩衣服纏裹。可見道家把「衣」與「身」分別看，衣服只是身外物。東漢王充疑生人見鬼，僅是一種心理作用。謂果人死為鬼，衣服無生命，不能隨人同死。則鬼只應是裸體，不該見鬼穿衣服。王充喜道家言，在其心目中，衣服、身體，明屬兩事。人身來自自然，衣服則屬人文。儒家好言禮，坐必跪，不箕踞。管寧流亡海外，隨身一木榻，跪坐二十年，榻上膝印宛然。道家則箕踞自便。同屬此身，道家不喜禁踞拳曲，只放任自然。何論衣服是身外物，道家更不願在此上費講究。

古代希臘人雕刻人像，注重裸體，似認裸體纔見真美。披上衣服，便把人體真美部分遮掩了。直到近代，西方畫家描繪人像，必用模特兒。亦時有天體會，認為脫去衣服，始是接近自然。如劉伶脫衣裸形在屋中，謂：「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人我幃中？」皆是同一意思。惟中國社會究是以儒家為骨幹，直至近代，我們的西畫家乃至藝術學校要雇用模特兒，還是一難事。

身體屬於天然，衣服出自人文。中國儒家講究「天人合一」，在身體上披穿衣服，事極自然，並不見有衝突，而且益增身體之美觀與大方。脫去衣服，反而覺是不成體，不像樣。換言之，削除了人為部分，反見得不自然。儒家主張，人文即從自然中來，而回成自然。強作分別，轉屬多餘。

二

接續說到「食」。衣服加在外面，飲食則進入體內，經過消化，融為己有。人生暫可無衣着，但絕不能不飲食。飲食是自然與人文之接榫處。細一層作分別，想要飲食是自然，真個飲食，已屬人為。如此說來，豈不是要由人為來完成自然？驟看像是一句不合事實違背常情的話，實則千真萬確。嬰孩啼哭索乳，此屬天；但吮吸母乳，此是人。天只賦嬰孩以吮吸乳汁之本能，但實幹此吮吸工作者，則是此嬰孩。若此嬰孩不加人力，不吮不吸，自然生命亦即停止。故雖說是有了天始有人，但頃刻間，便變為有了人始能再有天。孟子說：

食色性也。